

# Take a Book to the Future 带一本书去未来

薛原 叶芳/编



植物形式的记忆，首先是纸莎草纸，而后便是以纸制成的书……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Take a Book to the Future

# 带一本书去未来

薛原 叶芳/编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带一本书去未来/薛原, 叶芳编.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0. 9  
ISBN 978-7-80251-589-5

I. ①带… II. ①薛…②叶…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9935号

Copyright©2010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 带一本书去未来

---

作 者 薛原 叶芳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1版 201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蓝图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589-5  
定 价 29.80元

---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mailto: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 编者的话

在网络浏览的时代，当电纸书和网络阅读成为许多人的生活习惯时，传统阅读成了一个问题，书的未来成了一个疑问。相对于传统的纸质书（P-book），网络时代的新技术产物电纸书（E-book），以它携带使用方便，资源获得便利的优势，越来越受到人们——尤其是年青一代的青睐。“查阅用的书籍最终会被超文本、网络所代替而走向消亡。”这是意大利作家和学者安贝托·艾柯的断言，“书在未来将只吸引一小部分爱好者，他们会跑去博物馆和图书馆满足自己对过去的趣味。”

书的未来？电纸书PK纸质书，我们如何选择？

本书就是对此问题的回答。

本书的作者年龄不一，既有耄耋之年的文化老人，也有风华正茂的年青学生；既有作家学者，也有网络写手；既有书店卖书人，也有图书馆的管理员；既有出版人，也有教书人；既有传统的藏书家，也有网络上的阅读者……不管何种身份，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读者，以读者的名义，谈关于书的记忆，谈关于书的认识，谈关于书的故事，谈关于书的情感，谈对一间书房的奢望，谈开一家书店梦想，谈对未来的书的猜想……不管谈的是什么内容，在文字的背后，都指向了一个主题：就是关于书的未来。

“阅读，不能罢免！”这是台北诚品书店信义旗舰店宣传画上一句醒目的广告词，不管是网络阅读，还是传统阅读，的确都是不能罢免的。同样，对于“书”本身的形式来说，不管是纸本书，还是电纸书，都是阅读之所以成为阅读的载体形式。正如本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读书人是有福的”，是的，读书的人是有福的，“这是书的幸福时代，也是读的幸运时代”。信息时代的阅读方式，伴着科学技术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电脑，手机，互联网，电子书，随身听，声光电……当然，也会失去一些原先与书有关的东西，比如书香，比如书色，书的装

帧和设计，书的开本与护封，还有书柜及书房，等等。在这样一个纸本书与电纸书“混搭”的时代，读书人又是如何看待书的未来，又是如何面对新的阅读方式？这也正是本书的主旨所在。至于未来的书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用本书作者中年龄最大的钟叔河老先生的话说，即使阅读器真能全面取代纸本，也不过和平装取代线装、纸本取代竹帛、竹帛取代甲骨一样，又来一次世代交替而已。模样再变，供人阅读的功能不会变，人们读它，还是在读书。

毋庸讳言，我们早已习惯了纸本书的阅读，我们的生活也已无法离开网络给予我们的便利和依赖。网络，电子图书，为我们提供了无边无际的信息搜索，而纸本书的阅读，可以归结为习惯，更可以归结为陶醉于读书的快乐中。本书不是对传统纸本书的挽歌，更不是对电纸书和网络阅读的抵抗，而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体验，不同的人生出发，道出自己对书的态度，对书的认识，尤其是以书为伴的生命体验。书的生命力是长久的，这是本书的主题，而带一本书去未来，也是本书作者共同的心声，更是读书人关于书的未来的共同的信念。正如收录在本书中的一篇出自高中一年级学生之手的《最美的梦想》所坚信的：当电子图书成为主流的那一天，终会有人坚守传统书页那片属于心灵的净土，珍存淡淡的墨香，微风吹拂书页的微响……

对于未来我们抱着谨慎的乐观态度，相信客观知识和价值评判的标准并不因技术的革新而被颠覆殆尽，相信在人的狂妄和盲目之上，存在着一种更为客观的现实和智慧，在此指引下，人必定会看到他或她的希望。即便未来纸本书消逝了，电纸书成了我们日常相伴的“书友”，尽管坐拥书城的雅趣消失了，黄卷青灯的悲壮远去了，方塘云影的美妙不见了，雪窗萤几的故事失传了……换个角度看，用本书另一位作者翻译家林少华的话说：书并没有消失，书在芯片里。那可能是书的未来。“至少树会高兴，森林会高兴。”

对于书的未来，艾柯还说：“也许书的组成部分将有所演变，也许书不再是纸质的书。但书终将是书。”信然。

2010年6月6日

# Contents 目录

|     |              |     |
|-----|--------------|-----|
| 钟叔河 | 书的未来         | 001 |
| 周 实 | 读书人是有福了      | 003 |
| 沈 睿 | 书的未来         | 005 |
| 叶 芳 | 有时忧伤有时欢喜     | 009 |
| 吴 彬 | 我与书：记忆中的零零碎碎 | 013 |
| 止 庵 | 小时读书         | 023 |
| 聂鑫森 | 纸质书的恒定性      | 031 |
| 薛 冰 | 书的未来及其他      | 034 |
| 李东晔 | 书的未来         | 037 |
| 周泽雄 | 末代书生的心灵      | 039 |
| 陈为人 | 关于书的记忆       | 046 |
| 蔡晓滨 | 思想尽在手中书      | 054 |
| 孙少山 | 书的变迁         | 058 |
| 赵柏田 | 书的未来         | 060 |
| 李国涛 | 真有“一缕书香”吧    | 064 |
| 散 木 | 书的未来         | 067 |
| 房向东 | 读屏时代与纸质读物    | 070 |
| 傅国涌 | 永远的书         | 076 |
| 伍立杨 | 水到渠成         | 078 |
| 王雪芬 | 书的未来         | 081 |
| 李 更 | 书与怀旧         | 084 |
| 丁国强 | 书的未来不是梦      | 086 |

|     |               |     |
|-----|---------------|-----|
| 鲁 原 | 读书四用          | 088 |
| 解维汉 | 好书长伴江山永       | 094 |
| 习 习 | 书的未来          | 096 |
| 谢其章 | 盼一间纯粹的书房      | 099 |
| 黄三畅 | 未来的书          | 102 |
| 李 泉 | 生活, 从阅读开始     | 105 |
| 朱晓剑 | 书式生活          | 108 |
| 刘宜庆 | 电子书与书香杀手      | 111 |
| 杜 莹 | 与书相伴          | 114 |
| 顾文豪 | 伟大拐角的拐角       | 118 |
| 刘 春 | 与书有关的三个片断     | 124 |
| 雷 雨 | 相信书有未来        | 130 |
| 曾祥芹 | 书的变脸与本相       | 133 |
| 马 一 | 贩书人说          | 136 |
| 徐 绚 | 买书与贩书         | 139 |
| 蔡朝阳 | 书店, 使城市生活更美好  | 142 |
| 吉 光 | 艳丽的书, 素淡的人    | 146 |
| 雪 堂 | 恢复一种久远的传统     | 149 |
| 周宜地 | 写你想写的, 读你想读的  | 154 |
| 岑燮钧 | 纸上烟岚自流转       | 157 |
| 俞 妍 | 明天, 我们不用晒书    | 160 |
| 林少华 | 书的未来: 火光中与芯片中 | 163 |

|     |                |     |
|-----|----------------|-----|
| 韦 泱 | 书的前世后事         | 166 |
| 萧三郎 | 阅读断章           | 169 |
| 虞非子 | 《离骚》之于我……      | 172 |
| 杨小洲 | 书籍的未来          | 180 |
| 荣方超 | “潜伏”于纸本书中的“能量” | 182 |
| 王丹枫 | 书迷·钱包          | 187 |
| 毛周林 | 网络阅读与纸媒阅读      | 189 |
| 郑红革 | 我的读书时代         | 191 |
| 思 郁 | 根本不想摆脱书        | 197 |
| 许大昕 | 胆小的爱书人         | 201 |
| 赵荔红 | 假如没有了纸书        | 205 |
| 罗文华 | 食读,性也          | 212 |
| 王 洋 | 书的未来           | 215 |
| 王登羿 | 最美的梦想          | 218 |
| 张慷慷 | “鱼”与“熊掌”       | 220 |
| 韩 戍 | 那一缕书香不会消失      | 223 |
| 小 米 | 不死             | 226 |
| 王 敏 | 书的猜想           | 232 |
| 杨宏宇 | 带一本书去未来        | 234 |
| 薛 原 | 电纸书·纸本书        | 237 |

## 书的未来

文/钟叔河

钟叔河 学者，出版人。著有《书前书后》《念楼集》《青灯集》《笥中鸟集》等，编有《走向世界》丛书、《曾国藩全集》《周作人全集》等。

记得有人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夏曾佑（清朝进士，曾出洋考察，民国初年任教育部司长）首编古代史教科书，曾设问“男女私通始于何时”，答案则是“女岐”（根据大概是《楚辞》王逸注云“女岐无夫而生九子”）。此问此答，真的妙不可言。

如果早生四五十年，有幸读夏先生的书，恐怕只能老实回答“不知道”。因为有人类便有男女，有男女便会要“通”，人类历史少说已经几十万年，明媒正娶依法登记这一套却不过实行过千百十年，在有巢氏的巢中和山顶洞人的洞里，怎么知道男女在私通还是在公通，他们的“通”又“始”于公元前几万几千几百几十年呢？

这次薛君来问图书的未来，西谚云“欲知其未来，先明其原始”，所以不妨学学夏先生，先来问问人们称之为图书的这种东西始于何时，如果仍援夏先生之例，也许可以答“河图洛书”吧。“河出图，洛出书，圣人（伏羲、大禹）则之”，以成八卦九畴，这是《书经》和《易经》中的话，比屈原问“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更为“经典”，但同样也如司马迁说的“缙绅先生难言之”，作不得数。

其实人类自从野蛮开始进入文明，便有了交流、学习、传承的需要，也有了想象与祈求。三千年前殷人用锐器刻在甲骨上的，四千年前两河流域人用小圆棒划在湿黏土板上的，五千年前古埃及人用炭黑写在纸草（papyrus）上的，直至二万五千年前克罗马农人彩绘在法国和西班牙洞穴石壁上的（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彩图第七页），便是先人的创作，先人留下的信息，也就是真实存在过至今还存在（当然只能存在于博物馆和图册里）的“河图洛书”。

我们的图书就是这样产生、发展、延续下来的，它们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只要文化不灭，图书也就不会灭亡和消失的。

当然，人在变，文化在变，图书的内容和形式也不可能不变。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串联简册的皮条翻断了三次），因为那时的书是写在一片片竹简上，再用皮条串联成册的，反复不断地翻读，皮条也禁不住。这比起今天用电脑，在阅读器上来读书，书之重轻和人之难易，变化确实极其巨大。但是不是用阅读器读《易》就能比孔子读得更好呢，恐怕谁都不敢拍胸脯保证。

予生也晚，从小读的就是铅字印在纸上再装订成32开的平装书，但小时候在老家书房中，稍大后在府后街和南阳街的书店里，入目触手者仍全是木刻线装本。避着父师自己偷看旧小说，从《施公案》《七侠五义》到《西游记》《三国演义》，有光纸上石印小字看成了近视眼的，也全是线装，随时可以卷起来塞入裤袋，装作听话的好学生。

未来的书到底会是什么样子，我真不知道，是不是都会缩到阅读器里头去呢，恐亦难说。我想，即使阅读器真能全面取代纸本，也不过和平装取代线装、纸本取代竹帛、竹帛取代甲骨一样，又来一次世代交替而已。模样再变，供人阅读的功能不会变，人们读它，还是在读书。

老实说，我对此并不怎么关心。来日既已无多，架上的旧书且读不完，未来的书还读不读得了，读不读得懂，犹如太阳上的氢还能烧多久的问题一样，于我实在没有什么意义了。

二千一十年三月二十三日于长沙城北之念楼

## 读书人是有福了

文/周实

周实 诗人，作家，出版人。著有《刀俎》《无法安宁》《写给Phoebe的繁星之夜》《剪影》等，编有《天火：〈书屋〉佳作精选》等。

这个世上真有什么一丝半点都不变吗？

不，这个世上，谁都在变。

人在变，天在变，地上的一切也在变。

变好了？变坏了？或者不太好，或者不太坏？谁又能够说得清呢？谁也不是算命先生，谁都只能跟着变，历史就是这样的。

书的命运也一样，读书方式也一样：先是刻在龟壳上，或者刻在兽骨上。接着，镌在青铜上，铸在青铜上，或者刻在石头上。然后，写在竹简上，木片上，丝帛上。再然后，就有了纸，有了雕版印刷的书，有了活字印刷的书，有了铅字印刷的书，有了电脑打字印刷的书，有了有声的磁带读物，有了可视的声像读物，现在又有了电子书，数千本书一按键就装进了芯片里，放进上衣的口袋中。

这是信息时代的书，也是信息时代的读。

这有什么不好呢？我看非常好，就像有了互联网，看什么都方便了，及时了，内容也更丰富了，情调也更有意思了，思想也更新颖了。很多原来看不到的，听也很难听得到的，现在都能看到了，也能听得很清楚了。秦始皇若活在今天，恐怕会比以前痛苦，想焚书可难得多了。康熙、雍正的文字狱，若是想逮谁，或者想关谁，也不那么容易了。至于什么天灾、兵祸以及各种莫名的运动，也更容易躲避了。

这是书的幸福时代，也是读的幸运时代。

不是吗？

就是呀！

信息时代的阅读方式，伴着科学技术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电视、手机、互联网、电子书、随身听、声光电，多奇妙！

这有什么不好呢？我看非常好。

读书人是有福了。我是这样感觉的。

当然，也会失去一些原先与书有关的东西。比如书香呀，比如书色呀，书的装帧和设计呀，书的开本与护封呀，还有书柜及书房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但这又有什么关系？有所得就有所失。我想，谁都想得通的。

何况还是得大于失。

何况现在的电子技术以及将来的电子技术还会创造出新的书香，新的书色，新的装帧和设计，新的开本与护封，新的更加个性化的个人拥有的书柜书房，即便就是电脑虚拟，也是非常美好的。

何况自从有书以来，阅读从来面对虚拟，不论它是来自想象还是来自眼前的现实。

何况两者并不对立，纸质书，电子书，确实还可相映生辉，和谐共处，共存共荣。

可惜的是有些词汇，也许只能想象了，比如什么书剑飘零，或者什么围坐书城，还有书林，还有书山，还有书斋围炉夜话。

如果非想要，也可做的吧？电脑什么不可做呢？

只要你想要，它都能做得到，而且一定做得好，让你虽然进入虚拟却似完全置身现实。

## 书的未来

文/沈睿

沈睿 学者。著有《假装浪漫》等。

由于网络和电子图书的发展，我猜纸的书会越来越少，如同今日美国的报纸一样。美国很多报社都纷纷关张。比如西雅图，那么大的城市，如今只剩下一张报纸了，其他报纸都关张了。美国新闻里常常报道报社关门的消息。一张一张的报纸就这样失去了，消逝了。这样的消息让我猜想二三十年后人们就不会再读纸张的报纸了。我继续想，书，传统的纸张的书籍恐怕也会有一天成为历史的记忆，如同一千多年前的竹简一样。那时候能学富五车，很不简单。五车的书一捆一捆的，现在想来也许没有很多书，但是在那个书要刻在竹简上的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多。显然那些书在毕昇发明了刻字后就都当柴火烧了。而将来的一天，我们今日的纸张书也会如此。纸张的书，虽然比竹简容易保存，但是比起电子书来，纸张的书几乎没有多少优越性。

想到纸张的书的消失，我心里非常黯然。我是一个凭着书找想象的朋友的人，如同列宁时代的共产主义者们凭着《国际歌》就找到同志一样。我往往一进咖啡店，一上飞机，看到别人在看书，就用目光搜索书的书名。如果书是我看过的，我喜欢的，或我想看的，我听说过的，我就觉得自己秘密地和这个人在分享一个巨大的喜悦。不用知道这个人是否喜欢这本书，我就已经把这个人看成了同志和隐秘的战友，看成了是我的朋友。凭着书名，我就感到了气味相投。我就内心里有一种无名的喜欢。一次在飞机场我看到一个人在读 *Straight Man*，美国作家 Richard Russo 的学院小说。我高兴地走过去说，这本书很有意思。这个人仰起头来，点头：写的就是我们学校。我大笑：据说写的是我们的学校。我们聊起来。遇到陌生的可以聊天的人，我们都很快乐。

试想如果将来人人坐在咖啡店里，坐在飞机上都看电子书，我就不能看到他们手中的书的书名，我的这个隐秘的发现和快乐就没有了，这是多么大的遗憾啊。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人像我一样怀抱着这种隐秘的热情在咖啡店或飞机上通过看别人手中的书寻找隐秘的朋友，但我觉得一定有不少。将来的世界不会给我这样的人提供这种隐秘的、喜悦的机会了，将来的人们手里捧着装着上千本书的电子书，他们看书的时候同时看好多本书，他们没有那种呼吸着书的味道、感到与书息息相关的感觉了。他们会不会仍然有像书鱼知小君这样每月买书，几乎每天都买书的人呢？

看书鱼知小君的买书录是我阅读的最大乐趣之一。每个月我都在他的博客上看他买了什么书，有的时候还回过头看看他一年已经买了什么书。他热爱书。我猜写博客的很多人都热爱书。我也是其中一个。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小小的两间房子有很多书——我今天不记得我们有多少书。那时候丈夫和我都是爱买书的人。我们住在长安街的西单路口。十字路口南就是中国书店，对面就是西单新华书店，买书方便得不得了。我们的青年时代——20岁至35岁，正是中国出版很多翻译书的时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翻译书，我们是买齐的。家里到处都是书。我们分手了。我出国了，书留给了他。而我重新开始书的积累过程。

仔细想来，我爱书，很多时候可能都不是热爱书中的内容，而是热爱书本身。我爱闻书的味道，我喜欢书拿在手上的感觉，爱看一排排的书站在自己的房间里，自己随时都可以读，虽说自己很多时候都不读。我只要有书的环境里就感觉好。有书即雅，我认为。没有书的家是不可想象的。不能想象我生活在没有书的环境里。但是电子图书的发展挑战了我对书的迷信。电子书可以装很多书在里面，亚马逊书店里的kindle，可以装上千本书，想读什么极度方便。电子书的字体可以调整，这对我这个开始用老花镜的人来说也许真是太方便了。电子图书的出现，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与别人连接的方式呢？

搬家之后我最大的工作之一是打开纸箱子把多年积累的书放到书架上。此刻，我的新家里有大大小小十个书架，排满了书。书架站在四周的墙边，让我觉得住在书中，自己也沾了很多书卷气，自我感觉很雅致。我的孩子看了我给他发送过去的我的房间的照片，给我打电话：妈妈你那些书纯粹占地方，不如现

在就捐献，或当废品扔了算了，现在都开始读电子图书，你那些书有什么用呢？我还没离开这个世界，已经知道我死后他要怎样处理我的书了。真的，纸张的书占很多地方，印书还要用很多木材和森林，也许我从此不再买书了，我是一个觉得森林比纸张重要的人，我成长在一个没有书的时代。上小学一年级的時候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年代。“文化大革命”是革中国文化的命，革一个文化的命的最成功的方式是焚书。我目睹过焚书——在家里，在家外。“文革”的日子在我的记忆中是以烧书开始的。记得邻居家被抄家，我去看热闹。八月的北京正是骄阳似火的季节。红卫兵在这个人家的院子里点燃了火堆，书一本一本本地扔了进去。我远远地看着火堆，闻着纸张烧糊的味道，我既害怕又兴奋，好像目睹什么历史事件一样。在家里呢？一个深秋的夜晚我从和姐姐们睡觉的楼上走下来，看到父亲在楼下的房间的中央点了一个火盆，火盆里正在烧书，书被一页一页地撕下来烧。我吃惊地看着火盆，不完全明白父亲在做什么，我愣愣地看着父母。在父母的呵斥下我爬回楼上去了。父母本来不是读书人，我不明白他们在烧什么书。

我上中学的时候，突然发现父亲把他的书借给邻居下乡回来的比我大得多的知青读，而我却根本不知道家里有这些书。这些书里有《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等苏联小说。我惊奇地问父亲：这些书是咱们家的？你哪里藏着这些书？父亲有些得意：我要是告诉你哪里藏的，还算藏？我对父亲很不解：他不给我看这些书，却把这些书借给邻居，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现在想来，父亲从来不认为女孩子读书有什么前途，而且他根本不喜欢我读书。小的时候我只要一看书，他就认为我懒，不愿意做家务。所以把书藏起来不给我看，很符合他的逻辑。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丽丝·莱辛在她的诺贝尔演讲里讲的几个故事都是书的故事，津巴布韦乡村里没有书读的小孩子们想读书和有很多书的特权孩子们皆不读书的故事，贫穷的非洲乡村没有饭吃却渴望读书的故事。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着又一次的印刷革命。她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是令人惊异的创新——电脑、网络和电视。这是一场革命。这不是人类已经处理的第一场革命。印刷革命，不是发生在仅仅几个十年之内，而是用更长的时间，改变了我们的心灵和思考的方式。非常懵懵懂懂的，我们全盘接受了，如我们永远做的

一样，从来没有问过：随着印刷术的创新，我们会发生什么变化？现在以同样的方式，我们从来没想过去问：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维方式，将怎样被网络改变？整整一代人被引诱到网络的虚拟世界里，甚至相当理性的人，坦白说一旦他们被网络给勾住，就很难断掉，他们可能会发现一整天就在写什么博客中混过去了。”

多丽丝·莱辛是不是危言耸听？我想不是的。她说得对，真的，我们很少停下来想电子书的出现将怎样改变人类的未来。今天我终于把书都归整得差不多了，至少我的书都摆在书架上了，虽然书还没有分类。我一边把书放在架子上，一边写这个博客。真的，不知不觉之中，一天就这样昏昏地过去了。我应该停下来，去看书了，去看纸张的书。

生存在这个纸张的书消逝和电子书蓬勃的交替时代，我们无法预见未来，只能守旧和怀旧。

## 有时忧伤有时欢喜

文/叶芳

叶芳 出版人。

先说两个有点忧伤的故事：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的时候，有一个刚从中学毕业的女孩，带着她最简单的行李去了当地农村插队落户，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一个职业，当一个普通农民。中国的南方是多雨的地方，有时雨下得很大，女孩一个人坐在她那间简陋的小屋里，呆呆而又无奈地从屋子里唯一的一扇小窗向外望去，密集的雨点从天而降，大雨停止了每天将近12小时的劳作，使休息有了合理的借口，虽然长时间的劳作并不给所有人带来更多的收益，只是生存的需要，但放弃了出工也就放弃了唯一的生活来源。女孩无数次收回她忧伤孤独的目光，将目光投射在膝盖上那本《赤脚医生手册》上，她不是乡村的医护人员，对于学医也没有兴趣，可是她在这个大部分人不识字的农村找不到任何可以看的文字，甚至是充满口号的报纸也很少看到，她觉得她不能靠胡思乱想打发日子，但她不能停止思想，不能不读点什么，于是她反复读这本《赤脚医生手册》，两年半以后她考上大学离开了农村，她没有报考医学专业，但这本在她看来没有任何趣味的书却伴随了她两年半枯燥乏味的农村生活。

十年以后这个女孩已经有了第二个和第三个职业，她在风景秀丽的杭州开办了一家书店，她没有忘记书的珍贵，尤其是在可以自由选择内容的时候，书对她来说意味着人生所有的一切：她的、他的、他们的、我们的；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现实的和虚构的。她觉得快乐，所有来书店的人都不无例外，深深被自己选中的、喜爱的书所打动。

她认识的无数读者里有一个比较特别，他们认识的时候他很年轻，才二十出头，看得出身体明显孱弱，是一个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但是从认识的一开